吳興藝文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三目錄

孝宗

賜臨安府尹周淙詔 淙長興人

付張澈 郡守

賜陳伉 爲郡人章沖

沈清臣被責因依 沈清臣烏程人

寧宗

祭崇憲靖王伯圭文 伯圭嗣秀王居湖

崇憲靖王帔祭文

度宗

筌譜

范仲淹

奏爲薦胡瑗充學官

與省主葉內翰書二首 葉內翰名清臣烏程人

祭蘇翰林文 同上

韓琦

長兄德清尉墓誌銘

蔡襄

回湖州知郡徐郎中得替啓 名仲謀

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誌 胡瑗

歐陽修

前漣水軍判官吳君幾可大理寺丞制 吳幾安吉人

著作佐郎盧革磨勘改官制 盧革德清人

梅聖俞詩集序 聖俞名堯臣監湖州鹽稅

後漢費鳳碑跋 費鳳見前

後漢費府君碑跋

唐沈傳師游道林嶽麓寺詩跋

唐顏真卿東林寺碑跋 為監司崔黯

乞爲謝安置守冢禁樵採表冢在長典

李覯

上葉學士書葉清臣

葉清臣見前

御書閣碑

備邊策略

余靖

姚嗣論見前

王安石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三

烏程董斯張遐周纂編

閔元衡康侯參閱

韓千秋聖開增定

宋

通慧大師進高僧傳批答　太宗

勅通慧大師贊寧省所令左街天壽寺賜紫僧顯忠進編修有宋高僧傳三十卷事具悉一乘妙道六度玄門代有奇人迭恢聖教若無纂述何以顯揚緊爾真流偉心法苑成兹編集頗効辛勤備覩該抱之能深切歎嘉

之意其所進高僧傳已令僧錄司編入大藏今賜絹三
千匹至可領也故茲獎諭想宜知悉冬寒想比消休否
遣書指不多及

宣和封陸簡寂眞人誥　　徽宗

敕惟前古高蹈之士名迹不泯而稱號未稱者所以追
顯之簡寂先生陸修靜眞精内得遺經指範而脫然超
世廬阜故隱有祠至今考實定名禮以眞人之號非特
用褒徃躅亦俾後之聞風者知道之所在而勉焉可特
封丹元眞人

追贈沈晦直龍圖閣誥詞　　高宗

士有屈於生前而伸於歿後方其臨事挑幾以行其志亦奚暇擇利害於當時而冀顯榮於今日哉是可嘉歎也爾以直道佐御史府挑禍不回是爲稱職而擅權誤國之人方且嫉惡排斥之今公論得明昭爾積年之無辜俾離沒世而不泯龍圖寓直職號清華精爽向存歆乎復寵

沈濬除監察御史誥詞　　高宗

先皇帝有賢御史以議獄不撓忤柄臣至於流落以死

朕嘗伻褒錄之典思其人而不及見況有令子克濟其美者哉以而樂道修身勇於爲善哉冠在列有粹然安靜之風朕既知之矣賜覲聽廷察言可用其以柏寺雄職爲于司總紹爾家聲則名稱報

賜臨安府尹周淙詔　孝宗

戎方于里俗具五民趨利者率多巧僞亡身者公肆奪攘非閑之以義守之以信求囹圄之空未易得也卿以吾上嗣尹正是司布政以來風流篤厚禁綱疏闊刑罰用稀令焉俾無一人之獄足以副吾欽恤之意矣賀章

來上嘉歎不忘

付張赦　　孝宗

湖州輔郡之重治劇抑強全賴風力卿其勉之

問陳侃　　孝宗

問淮東水寨人陳侃爲章沖所箚令逆安撫司根劾此係邊面人心如何可以與免根治給付本人船隻却奏來

周必大回奏

臣伏準御筆詢問淮東水寨人陳侃爲章沖所箚令

送安撫司根勘事臣記得今年正月知楚州章冲劄
治鹽城民戶陳本打造海船軍器下海興販一面結
案合斷徒罪又乞重賜施行三省降付刑寺擬斷間
因本家經密院下狀乞移他處別勘臣以本人既是
民兵首領事關防難與尋常打船下海私置軍器一
例行遣遂於今月初八日將上奏陳謂太守治郡民
固難沮抑而邊防所繫亦當闊略欲移鄰郡楊州根
勘仍具情犯申樞密院乃是從其所請可作出場當
時蒙聖諭以爲允當即已行下聞鄭良嗣與曉此意

勢必兩平其事只候申到便奏知可以恕免仍給船
隻令聖意若欲早了即來早面奏再降指揮催促楊
州申來於本人決無所損伏乞睿照

沈淸臣被責因依　　孝宗

沈淸臣嘗時上書被責忘記所言何事卿略奏大槩來
要不須檢討真本

用此大回奏

臣伏蒙聖問記得是投匭上書論王希呂本歸正人
不合用爲諫官諫院以希呂乃所隸不敢受淸臣即

錄本呈宰執臺諫虞允文怒奏其事兼疑沈介教之
奏送大理寺鞫勘鍛鍊久之元非沈介教唆遂坐書
未進御而謄本示人編管封州伏乞睿照

祭崇憲靖王伯圭文　寧宗

藝祖造邦源深流長子孫繩繩百世其昌巖巖秀邸不
顯其光積久愈厚篤生賢王濯濯祥麟玉質金相允文
孝宗則友其兄召繇外藩賜第于京适分茅社于彼榮
陽赤旂金節絢爛綴章文考念功曰篤不忘建祠秀園
舊履是蒞太師維垣袞衣煌煌爰暨冲人應龍初翔宣

方自爲調娛多方弄嘉乃勳臚何不名紫微[illegible]遨遊
勿遐貴極愈謙年耆益莊踰七望八熾昌壽臧子侑孫
携蟬冕相望王比來朝精神方彊謂當百年鎮此宗盟
不遠伊邇降此弗辟維大父行生必哀榮王實無憾典
刑云亡緘辭往奠寄哀一觴

崇憲靖王載祭文　寧宗

我伯祖父標的宗英奉鑾列邸隱然維城天胡忍予殲
此老成爰飭拜典命使以行遥致奠觴以貫泉扃爰以
量幣清酌齊牲粢盛庶品用薦哀誠

追贈濟王御劄　　度宗

濟王生前之官先帝已與追復尚有未復所贈官嘗曰翻以遺後人朕仁皇踐祚贈秦王太師尚書令之典也所宜繼志以慰泉壤可追復太師保靜鎮軍節度使仍令所屬討論擴塋之制日下增修餘照先帝端平元年六月十二日旨揮

左街僧錄通慧大師文集序　　王禹偁

釋子謂佛書爲内典謂儒書爲外學工詩則衆工文則鮮并是四者其惟大師大師世姓高氏法名贊寧其先

湖州人隋末徙居吳興郡之德清縣祖珝考曜皆隱德不仕母周氏以唐天祐十六年歲在己卯某月某日生大師于金鵞山別墅時梁貞明七年也武肅王錢鏐專制江浙後唐天成中出家淸泰初入天台山受具足戒習四分律通南山律長興三年武肅薨文穆王元瓘嗣位大師聲望日隆文學益茂時錢氏公族有若忠懿王俶宣德節度使偡奉國節度使億越州刺史儀金州觀察使儼故工部侍郎昱與大師以文義切磋時浙中士大夫有若衛尉卿崔仁冀工部侍郎愼知禮內侍致仕

惕憚與大師以詩什唱和又得文格于光文大師禀征受詩訣于前進士龔霖由是大爲流輩所服時錢塘名僧有若彝凝者通名數一支謂之論虎常從義者文章俊捷謂之文虎大師多毗尼著述謂之律虎故時稱四虎爲署本國監壇又爲兩浙僧統歷數十年像法脩明繼從盤戢太平興國三年忠懿王攜版圖歸國大師奉舍利眞身塔入朝太宗素聞其名召對滋福殿延問彌日別賜紫方袍尋改師號曰通慧故相盧朱崖深加禮重參知政事李穆儒學之外善談名理事大師尤爲恭

謂八年詔修大宋高僧傳聽歸杭州舊寺成三十卷進御之日璽書褒美居無何徵歸京師任天壽寺參知政事蘇易簡奉詔撰三教聖賢事迹奏大師與太乙宮道士韓德純分領其事大師著鷲頭聖賢錄又集聖賢事迹凡一百卷制署左街講經首座至道元年知西京教門事今上咸平元年詔充右街僧錄先是故相文貞公懸車之明年年七十一思繼白少傅九老之會得舊相吏部尚書宋琪年七十九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郢州刺史判金吾街仗事魏丕年七十六太常少卿

致仕李運年八十水部郎中直秘閣朱昂年七十一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年七十九太子中允致仕張好問年八十五大師時年七十八凡九人焉文貞公將誌于家圖形于繪事以聲詩流詠播於無窮會蜀寇作亂朝廷用師不果而罷今九老之中李宋楊魏張已先逝矣大師年八十二視聽不衰于本國歷武肅文穆廢王忠懿凡四世于朝歷梁兩帝後唐莊宗應順清泰晉高祖少帝漢高祖隱帝周太祖世宗梁王我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我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逮今上凡十五

朝而能受法海嚮用之福處浮圖具瞻之地豈所謂必得其壽必得其位者乎大師以述作頗多叙引未立猥蒙見託不克固辭總其篇題具如別錄凡內典集一百五十二卷外學集四十九卷覽其文知其道矣因徵其世家行事備而錄之使後之傳高僧銘塔廟者于兹取信云

與釋贊寧書　王禹偁

某日前蒙惠顧謏才辱借通論日殆三復未詳指歸徒覩其滌繁露之瑕劘論衡之玷眼瞭獨斷之瞽鍼砭正

俗之殄折子玄之邪說泯朱顥之巧言遂光庭若摧枯排孫郤似圖憂使聖人之道無傷於明夷儒家者流不至於迭復然則師胡爲而來哉得非天祚素王而假手於我師者歟

進高僧傳表　釋贊寧

臣僧贊寧等言自太平興國七年伏奉勑旨俾修高僧傳與新譯經同入厥者臣等遐求事迹博採碑文今已撰集成三十卷謹詣闕庭進上茲琅函而更廣延玉曆以彌長臣等誠憂誠恐兢惕之至臣等聞渾儀之外別

有釋天法海之中多生僧寶釋天可則何難記事而載
言僧寶堪稱慧皎爲篇而作傳猗歟我佛號大彌知郊
教法之無依委帝王之有力當二千歲之後属一萬年
之初伏惟應運統天膺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
下神龍在天夔日升上式疆開闢四夷請吏而貢琛時
律均和百穀登敖而棲畝耕籍田而又勸賜酺飲以咸
歡儒術特興玄風爰振是以麒麟非中國之物白雉非
草莽之禽今遊苑囿之間且頻牢籠之畜近以從澶至
濮黃河牽一帶之淸自古及今靑史載千年之應斯瑞

陛下來從不動之地示爲長壽之王翻譯成經製甚深之御序廻文作頌演無盡之法音仍降鳳書令編僧史屬此雍熙之運俾其貞觀之風合選兼才豈當末學得不捨犀截角擘翠刪毛精求出類之人取法表年之史所恨空門寡學釋冑何知或有可觀實錄聊摹於陳壽如嵗深失衆經宜罪於馬遷副陛下遺賢必取之心功陛下璽典咸修之僉令遇乾明聖節謹令弟子賜紫顯忠同元受勑相國寺賜紫智輪進納伏乞膚慈略賜御覽恭惟聖主是文章之主微臣非博史之臣儻示天機

令知凡例如得操北斗而斟酌或示刀圭執南箕而簸揚方除糠粃臣等冒黷天顏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言

有宋高僧傳序　　釋贊寧

臣聞賢劫緜長世間宏廓天與時而不盡地受富以無疆最靈之氣淤于中大聖之師居于上偉哉釋迦方隱彌勒未來其間出命世之人此際多分身之聖肆為僧相喜示沙門言與行而可觀暫兼䫻而爭錄是以王巾僧史孫綽道賢摹列傳以周流象世家而布濩盍欲希

顏之等慕藺之儔成飛錫之應真作曳山之上士時則裴子野著衆僧傳釋法濟撰高逸沙門傳陸杲述沙門傳釋寶唱立名僧傳斯皆河圖作洪範之椎輪土鼓爲咸池之權輿焉知來者靡曠其人慧皎刊修用實行潛光之目道宣緝綴續高而不名之風令六百載行道之人弗墜于地者矣爰自貞觀命章之後西明絕筆已還此作蔑聞斯文將闕時有再至肅殺過而繁茲來世無久虛地天泰而聖明出我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陽龍據德斗電均威戢大道也羲黃

輸執御之勞多天才也周孔行弟子之職講信脩睦崇德報功一統無遺百王有愧四海若窺於掌內萬機皆發於宸衷然而玄牝留神釋天淡慮長生授術時開太一之壇續法延期僧度倍千之戒浮圖揭漢梵筴翻華將佛國之同風與玉京而合制慨茲釋侶代有其人思景行之莫聞實紀錄之彌曠臣等謬膺良選俱乏史才空門不出於薰狐弱手難探於禹穴而乃循十科之舊例輯萬行之新名或案誄銘或徵志記或問輶軒之使者或詢耆舊之先民研磨將經論畧同讎校與書史懸

合勒成三帙上副九重列僧寶之瓌奇知佛家之富貴
昔者嘉祐筆削盡美善于東南澄照纂修足英髦于關
輔蓋是拘于墟也傳不習乎豈若皇朝也八極張羅舉
之則無物不至四夷弭伏求之則何事不供臣等分面
摉各塗搆集如見一家之好且無諸國之姝所以成
十科者易同拾取其正傳五百三十三人附見一百三
十人矧復逐科盡處象史論以攄辭因事言時為傳家
之系斷厥號有宋高僧傳焉庶幾乎銅馬為式選千里
之駿駒竹編見書實六和之年表覩之者務進悟之者

忍齋卓錫三載之內悉入薩雲之海永資福用俾[illegible]明齋受日之炳光應嵩山之呼壽云爾時端拱元年乾明節臣僧贊寧謹上

惠力寺記

釋贊寧

錢塘屬邑鹽官爲最在浙之朝陽爲吳之右臂臼鋪江練青黯海門蜃樓起而璘㻞橫屋瀵低而枯槎泝潮生信大雷霆藏龍戰之聲潤下功深弱井喪虎形之咏

結社法集文

釋贊寧

晉宋間有廬山慧遠法師化行潯陽高士逸人輻湊于

東林皆願結香火時雷次宗宗炳張詮劉遺民周續之等共結白蓮華社立彌陀像求願往生安養國謂之蓮社社之名始於此也齊竟陵文宣王募僧俗行淨住法亦淨住社也梁僧祐曾撰法社建功德邑會文歷代以來成就僧寺爲法會社也社之法以衆輕成一重濟事成功莫近於社今之供社共作福田修約嚴明愈於公法行人互相激厲勤於修行則社有生善之功大矣近聞周鄭之地邑社多結守庚申會初集鳴鐃鈸唱佛歌讚衆人念佛行道一夕不睡以避三彭奏上帝免注罪

齊學也然此皆道家之法往往有無知輩千人會圖謀

小利曾不尋其根本誤行邪法良可痛哉

筍譜　　釋贊寧

採笋一日曰蔫二月曰盌見風則觸本堅入水則浸肉硬脫殼煮則失味生著刃則失柔採而停久非鮮也蒸而苦風非藏也拆之脫殼非治也淨之入水非洗也蒸煮不久非食也

奏爲薦胡瑗充學官　　范仲淹

臣聞臣之至忠莫先於舉士君之盛德莫大於求賢恭

通之朝豈敢隱默臣竊見前密州觀察推官胡瑗志窮墳典力行禮義見在湖州郡學教授聚徒百餘人不惟講論經旨著撰詞業而常教以孝弟習以禮法人人嚮善閭里歎伏此實助陛下之聲教為一代美事伏望聖慈特加恩獎升之太學可為師法

與省主葉内翰書二首　范仲淹

某頓首竊惟皇上念天下之計至大至重思得良大夫主之擢寘閣下之賢復有此拜而人莫得聞之憂國者可不相慶然天下之計其難久矣自李唐中微天下

發事諸節度各聚州兵據征賦以自支故有尾大不掉之釁起矣此非唐之本謀但四方縱横擾戚不暇故因其有功而分裂之蓋不得已也皇朝開造天下特革其弊重兵聚于京師至于諸節度之兵亦皆贍於度支誠長世之策也然祖宗之初約天下之入以周其用則倍有餘矣而八九十年間朝廷全盛用度日滋增兵頗廣吏員加冗府庫之灾土木之蠹夷狄之貪水旱之患又先王食貨之政霸王之畧變通之術不得行於君子而常梗於羣吏則天下之計宜其難矣其患出於孤平感遇

非淺亦嘗面陳君天下之計而應和者寡故不得行及其居外固當不復為言今閣下再領太計必欲盡心為國家遠圖是君子可行之時非羣吏之可枙也某欲筆削於左右請公自行之則慮搢紳多言謂閣下力革前數君子之為以結上意又欲言於朝廷俟當閣下主議之亦懼獲晚節躁言之謗以故遲遲而莫能發但媿致身有餘報國無狀爾願閣下熟念天下長久之計考前賢至當之論則必變而通之非俟某之云云也殘暑惟自重為禱不宣某上

其敬延辱貢諭荅以報之自信之心亦改于辭此金石
其誠對神明而無媿天下識者所以重道鄉之高正爲
此矣然國之安危存亡繫于其人正人安則王室隆正
人危則天下憂故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
所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豈特厚於已耶漢李膺之徒黜
自太明而禁錮戮辱雖一身潔清千古不昧奈何邪正
相激速天下之禍漢室亦從而亡之僕以爲與國同憂
之人宜弗爲也如與國存亡則有視死於鴻毛者豈特
輕其已耶今上睿聖至仁惟股肱協德則堯舜同功天

下爲壽前者數君子感遇激發而高議直指不恤怨謗及羣毀交作一一斥去雖自信於心未足爲耻使太上刑忠之意謂吾道無可信者此不爲重乎道卿能不鑒此宜其與國同憂無專尚名節而忘邦家之大則天下幸甚幸甚不宣某頓首

祭葉翰林文　范仲淹

維皇祐元年己丑十月庚申朔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內翰侍讀學士諫議葉公之靈嗚呼賢哉道卿鍾乎粹靈秀格毅毅英采熒熒邃學偉文發於妙齡决策三篇

萬儒竦聽闕覩聳聆直步集庭天然清流不雜渭涇函
垣北門大筆扶侍爲灊爲骼千渡于青麵牧京兆關輔
以寧再主大計實鬯貫經慷慨國論冐於雷霆出守河
橋期歸闕庭一么奄去天地冥冥嗚呼進時湛盛得主
惟聖謂道必行謂事必正當節莫雇直言屢諍朝廷風
釆搢紳輝映天子知人期以輔政弗諧而去能不曰命
嗚呼僕與公知則相知心蓬瀛共舍切偲規箴藹秀隣
邦唱詶謳吟相許道大交薦言深久要之意不爲浮沉
今也云亡絕絃於棐白髮相失清淚難禁音問一斷憂

愁百侵古之遺直千載猶欽生平之交情何以任哀哉
尚饗

長兄德清尉墓誌銘　　韓琦

太師長子諱球字伯玉少有志氣泛覽經史務究大義不爲章句之學暇讀書見古人仗忠義建功立事者必撫卷歎慕其所爲好擬孟郊作五字句詩意思清遠人多稱誦初以蔭補太廟齋郎選授湖州德清尉攝簽事決如老於從政者太師聞之喜曰此兒他日必爲能吏吾家有望焉太師未亡前數月兄以疾卒時年三十

四娶陳氏生二子聯早亡公彥今爲太常寺太祝在官以幹潔稱慶曆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以兄從太師葬於相州安陽縣新安村西塋之庚位子聯同塋焉惟兄高識大器宜副先公之言以興我宗不幸初仕而夭可謂命矣銘曰人無壽夭貴乎續嗣之賢兄今有子奚夫何恨焉

回湖州知郡徐郎中得替啟　　蔡襄

伏審膺十行之札榮被代還奉三年之成旋登課最矧霅溪之雅俗擁吳會之故墟耳剽風聲願光朝選辱珍

題之見貺詠厚意之周勤披晤匪遑敢敘奚既

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誌　　蔡襄

胡氏世居長安詢爲唐兵部尚書其孫韜因亂留蜀爲偽蜀陵州刺史蜀平歸京師終衛尉卿於君爲曾祖生泰州司寇參軍諱修已卒楚海陵司寇生鎮海軍節度推官諱訥贈太子中允博學善屬文呂文靖公夷簡嘗薦其書備修國史君其長子也諱瑗字翼之少有氣節顓意經學兼通律呂之法力貧以撫兄弟之孤[illegible]從良厚景祐中范文正公仲淹上言君知古樂召見論樂拜

試秘書省校書郎康定初元昊寇邊陝西帥以瑗爲丹
州推官後移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舉其族之亡於遠
者九喪歸葬服除遷保寧軍節度推官治湖州州學又
召教授諸王宮病家辭免遂以太子中舍致仕泛恩改
殿中丞驛召會秘閣議樂除大理評事兼太常主簿尋
復解罷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仍與議樂樂成
改大理寺丞賜緋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
侍講既而疾不能朝拜太常博士還官政從其子志康
杭州節度推官以就養四年六月六日終于杭州享年

六十有七明年十月五日葬於湖州烏程何山之原娶
隨氏贈京兆縣太君娶王氏封長安縣君有子三人志
康進士及第志寧志正皆力學長女婿大理寺丞滕希
彝次進士王伯起季女尚幼孫守約君孤進所立不恤
權貴義以自信本朝承周用樂其聲高不合中和太祖
皇帝嘗詔下一律而未遑制作天子知樂命李照等修
之君初得對崇政廷辨照等所修樂非是詔令改作未
幾報罷及會祕閣議按周禮以正鐘律度之黍絫列爲
九等參其中者爲尺尺定而律成驗之是其下一律於

悉徹前樂而新之天子臨紫宸鐘磬在廷天子曰學者能通典故而不能知聲工者習其聲之傳而不知制述之理斯難能也先有議鎛鐘皆有大小今與黃鐘一之非古制乃用倍半之法作應鐘至是鐘成特小小者不堪備宮縣諸儒侍從無異議者天子可之用於郊廟又令作皇祐新樂圖記布之天下蓋精二十年而後成其間同議論皆貴官老儒相抵止者豈一二哉然君未始恤之也尤患隋唐已來仕進尚文詞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

服終日以見諸生設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為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於人者學徒千數日月括劘為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為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旁拓軍居署以廣之五經異論弟子記之自為胡氏口義侍邇英講不以諱忌為避既疾上數遣中貴人就問安否蓋亦有所待矣比去京諸生請闕下乞留者累日公卿祖送都門甚盛莫不惜其行也君雖老於訓導在丹州實與帥府事建議更陳法治兵號開廢地為營田募土人為兵給錢

使自市勁馬漸以代東兵之不任戰者雖軍校蕃酋亭
障廝役以事見輒飲之酒訪被邊利害以資帥府府多
武人初謂君徒能知古書耳既觀君之所為不以異已
又翕然稱之君雋材而行篤卒艱勤以殁所著資聖集
十五卷藏於家嗟乎世若有志於道以身法世莫不欲
致之於用推之於遠然才德之士多亦蹇軋難通豈不
有命乎君不鄙小官進不及用功於誨人其施博矣晚
乃得侍天子左右君將有為輒病以廢豈人事也哉謹
誌

前漣水軍判官吳知幾可大理寺丞制

歐陽脩

勅具官吳知幾士之飭躬勵行以勤厥官未有不知於人者知而薦之吾亦無所遺焉惟爾之能數有稱道有司擬最於格當升勉膺新恩無廢其業可

著作佐郎盧革磨勘改官制

歐陽修

勅具官盧革壽州縣之職治有常法而遂方之俗風土異宜若夫上克奉於教條下不違於民欲惟勤與敏乃克濟焉爾壽服職有勞省課來上屬茲敘進無替官箴

可

梅聖俞詩集序 節文

歐陽修

聖俞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

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已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輙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予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稾千餘篇幷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

後漢費鳳碑䟦

歐陽修

右漢費鳳碑云字伯蕭梁相之元子也漢安二年舉孝廉拜郎中除陳國新平長又云試守故鄣長其文班班可見而卒葬年壽皆不載其後悉爲五言韵語其畧曰不悟奄忽終藏形而匿景耕夫釋耒耜桑女投鈎筥道阻而且長起坐淚如雨不悉錄熙寧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山齋書

後漢費府君碑跋　歐陽修

右漢梁相費府君碑其名字若云諱汎字仲慮而汎疑爲汎慮疑爲寬其官閥可見者爲蕭令九年沛有蝗獨

不入其界固以狀聞朝廷嘉諸拜梁相春秋八十季其銘頗簡而文字纔完云緜緜顯祖厥德懿鑠播勳於前丕顯基業遺愛於民福流於後胙自此磨滅不可識者八字其卒章云功烈休矣來昆勠力而缺字爲隸古文參然熙寧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山齋書

唐沈傳師游道林嶽麓寺詩跋　歐陽修

右嶽麓寺詩沈傳師撰并書題云酬唐侍御姚員外而二人之詩不見不知爲何人也獨此詩以字畫傳于世而詩亦自佳傳師書非一體此尤放逸可愛也

徧按佚續錄得唐詩并識其題云儒林郎監察御[illegible]

唐扶

唐復東林寺碑跋　歐陽修

右唐湖州觀察使崔黯撰柳公權書東林寺會昌中廢之大中初黯爲江州刺史而復之黯之文辭甚遒麗可愛而世罕有之

唐韓愈羅池廟碑跋　歐陽修

右羅池廟碑唐尚書吏部侍郎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沈傳師書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實

錄長慶二年二月傳師自尚書兵部郎中翰林學士罷爲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其九月愈自兵部侍郎遷吏部碑言柳侯死後三年廟成明年愈爲柳人書羅池事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卒至愈作碑時當是長慶三年考二君官與此碑亦同但不應在元年正月葢後人傳模者誤刻之爾今世傳昌黎先生集載此碑文多同惟集本以步有新船爲隊荔子丹兮蕉黃蕉下加子當以碑爲是而碑云春與猿吟而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

唐韓愈黃陵廟碑跋　歐陽修

右黃陵廟碑韓愈撰沈傳師書昌黎集今大行於世而患本不真余家所藏最號善本世多取以爲正然時時得石刻校之猶不勝其舛謬是知刻石之文可貴也不獨爲翫好而已黃陵碑以家本校之不同者二十餘字如家本言降小君爲夫人而碑云降小水之顯皆當以碑爲正也

唐景陽井銘跋　歐陽修

右景陽樓下井銘不著撰人名氏述隋滅陳叔寶與張麗華等投井事其後有銘以爲戒又有唐江寧縣丞王

震井記云井在興嚴寺其石檻銘有序稱余者晉王廣也其文字皆磨滅僅可識其十一二叔寶事前史書之甚詳不必見於此然錄之以見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寶事又嘗自銘以爲戒如此及身爲淫亂則又過之豈所謂下愚之不移者哉今其銘文隱隱尚可讀處有云前車已傾負乘將没者又可歎也

唐干禄字様模本跋二首　歐陽修

右干禄字様模本顔真卿書楊漢公模真卿所書乃大曆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缺漢公以謂一二工人

用爲衣食之業故摹多而速損者非也蓋公筆法爲世楷模而字書辨正僞謬尤爲學者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模多爾豈止工人爲衣食業邪今世人所傳乃漢公模本而大曆眞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眞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足以爲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錄二本並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模本之多失眞也

右顏魯公干祿字書乃大曆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缺蓋由公筆法爲世楷模而字書辨正僞謬尤爲學

者所資而當時盛傳於世爾漢公謂一二工人用爲衣食之業者惜其傳模多而早損然豈止爲工人爲衣食業也今世人多傳漢公模本而大曆真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顔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尤足爲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錄二本並藏之亦欲併覽者知模本之多失真也治平元年正月五日錫慶院

賜壽聖節宴歸書

唐陸文學傳跋　　歐陽修

右陸文學傳鴻漸自撰茶之見前史蓋自魏晉以來有

之而後世言茶者必本陸鴻漸蓋為茶著書自其始也至今俚俗賣茶肆中常置一甆偶人於竈側云此號陸鴻漸鴻漸以茶自名於世久矣考其傳著書頗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其多如此豈止茶經而已哉然其他書皆不傳

唐顏真卿射堂記跋　歐陽修

右射堂記顏真卿書魯公在湖州所書刻于石者余家集錄多得之惟放生池碑字畫完好如于祿字書之類

今已殘闕每為之歎惜若射堂記者最後得之今僕射相公筆法精妙為余稱顏氏書射堂記最佳遂以此本遺余以余家素所藏諸書較之惟張敬因碑與斯記為尤精勁惜其皆殘闕也

唐湖州石記跋　　歐陽修

右湖州石記文字殘闕其存者僅可識讀者其所記不可詳也惟其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也公忠義之節明若日月而堅若金石自可以光後世傳無窮不待其書然後不朽然公所至必有遺蹟故今處處有之層

人筆蹟見於今者惟公爲最多視其鉅書深刻或託於山崖其用意未嘗不爲無窮計也蓋亦有趣好所樂爾其在湖州所書爲世所傳者惟干祿字放生池碑尚多見於人家而干祿字書乃楊漢公摹本其眞本以訛遂不復傳獨余集錄有之惟好古之士知前人用意之深則其堙沉磨滅之餘尤爲可惜者也

唐高閑草書跋　歐陽修

高閑草書聲若此則韓子之言爲實錄矣

答孫正之侔二首　歐陽修

修白孫生足下丁元珍書至辱所示書及雜文二篇辭博義高而不違於道甚喜甚喜元珍言足下好古自守不妄接人雖居鄉閭罕識其面其特立如此而乃遠千里以書見及若僕者何以當之豈足下好惡近而慕遠邪得非以道見謀不爲遠近親疎然者也僕愚學不足以自立而氣力不足以動人而言不見信於世不知足下何爲而見及豈足下所取信者丁元珍愛我而過譽邪學者不謀道久矣然道固不廢而聖人之書如日月卓乎其可求苟不爲刑禍祿利動其心者則勉之皆

言至也惟足下力焉而不止則不必相見以目而後可知其心相語以言而後可盡其說也以所示文章足下之志苟不惑而止則僕將見足下大發于文章于行而質於行事以要其成焉

修再拜人至辱書甚勤前年丁元珍得所示書喜吾子之好學自立然未深相知及得今書乃知吾子用心如此僕與吾子生而未相識而徒以一言相往來而吾子遠有愛我之意欲戒其過使不陷于小人此非惟朋友之義乃吾父兄訓我者不過如此也僕自知何足愛而

吾子所憂者道也世之知道者少幸而有焉又自爲過失以取累不得爲完人此吾子之所悉也僕知道晚三十以前尚好文華嗜酒歌呼知以爲樂而不知其非也及後稍識聖人之道而悔其往咎則已布出而不可追矣聖人曰勿謂小惡爲無傷言之可懼也如此爲僕計者已無奈何惟有力爲善以自贖爾書曰改過不吝書不譏成湯之過而稱其能改則所以容後世之能自新者聖人尚爾則僕之改過而自贖其不晚也吾子以謂如此可乎尚爲未可則願有可進可贖之說見教吾子

仇我者厚愛我者深惜乎未得相見以覘吾子之所求
子者以報大惠蓋其他不足以為報也簡多事不予細

三高贊　　　　蔡麟

矯矯朱公當世英雄卓然先識力避成功種也不悟語
已旋凶燄壤于里齊藏萬鍾取如拾芥棄若飄蓬五湖
長往千載清風

翹翹季鷹江東步兵抗心世務俛首塵纓顧時多艱無
日昇平秋風動地鱸膾馳情載惟羊酪不似蓴羹終焉
故國江水長清

熒熒磬聲志履疎曠時謂散人自比元亮識不耻拼貧不輕醲簑笠帍丹煙雲白浪皓首叢書焦心絕間遊編如斯可見高尚

阿彌陀經新疏序

釋仁岳

或曰虛空無涯世界無量其間有凡有聖有淨有穢何為其然乎曰妄念而然也真則不然諸佛證真其界湏淨至論應化身土之事亦隨眾生妄念所感蓋使夫革凡成聖捨穢取淨然後純純乎如諸佛之證也噫眾生之妄也久矣故我佛能仁氏起無緣慈悲出堪忍世界

以若干方便開諸度門繇是五時設教三乘授道雖頓漸不同同歸于理其有我佛未度而度在他佛者則有補處之有慈氏極樂之有彌陀乃至十方清淨國土示若鏡像導如津梁隨其所應利有攸往然而補處雖近十方俱遠諸大乘經莫不稱讚乎極樂爲最彌陀爲勝依正既異壽命且長衆生信而願生者多矣神化之蹟案在蔡籍佛言將來法滅惟留無量壽經住世百年天台云當知彼佛於此惡世偏有緣爾茲經也始慈恩洪師嘗有譔釋復有疏本亦題基公之名相傳云此無名

師假託而行也被其文言實大同而小別洎孤山中庸子箋何後出盛傳于時以病中援毫詞簡義畧凡用數訓似未盡於方等之詮乎走不敏探智者之教頗歷歲紀常欲以一家法要并滑士諸說覆述斯文竊避人之多忌未果所志年逾耳順退藏故園伏念玉泉報恩九旬擁於犀柄圭峯思孝七月薦於蘭盆竊抱情芬遂獲操觚無成析爲上下以新疏目之別舊箋也若乃言之無文吾何敢以前說並駕或言下之理粗逼大方亦所不讓云

觀自在菩薩如意輪呪課法序

釋仁岳

隋祖智者說摩訶止觀約四種三昧示諸經行法讀者雖衆修者無幾何爲其然乎以人根屑淺法味濡薄從師勞於名相專佛懈於資熏故十觀成乘五悔功道僅存空言矣予犒於講習之暇務求課念之益因發經藏得如意輪呪凡四本詳其文實同出而異譯也一寶義難陀此云覺喜唐天后久視元年譯八紙二阿彌眞那此云寶思惟中宗神龍二年譯七紙三唐天后代三藏法師義淨譯三紙四唐天竺三藏法師菩提流志此云覺愛譯十九紙章句既簡方軌且約遮惡可以盡三障持善可以具三嚴先天竺法師諱遵式

常觀此經知利物之要特受義淨所譯咒辭易誦乃鏤板模印詳厥四輩然而淨譯頗略所說法式但云攝心口誦至於事儀觀想曾未點示受持之際意或缺如今輒采諸文爲之補助原始洎末總成七科一法式二觀想三禮讚四持誦五懺願六證驗七釋疑斯皆沿襲本經從源流之不別故則先制貫箕裘之有在知罪于我以俟來哲云

如意輪咒課法釋疑

釋仁岳

疑者曰觀音所說諸陀羅尼皆遮極惡盡持妙善獲膺

薊而無異鳴迦陵而不殊何故經云更無明呪與此類
意呪王勢力齊者釋曰法有權實教有抑揚蓋言小乘
三藏大乘初門及歷別所談斯等明呪不能齊于圓頓
呪王也何以明之如法華普門品云受持觀世音名號
爲彼受持六十二億恒河沙菩薩名字是二人福正等
無異智者解云圓人惟一偏人則多格六十二億偏菩
薩等一圓菩薩也以彼例此人法雖異義旨攸同問流
志所譯廣明壇法分爲三院內院當中心畫如意輪觀
自在東面畫圓滿意願明王北面畫大勢至菩薩外院東

西畫天帝釋左右畫諸天衆等今不依之而於道場但安法寶并釋迦彌陀觀音之像將無返經之過歟答壇法本爲咒三種藥一佩藥二塗藥三服藥令世人民見聞歡喜而相愛敬獲大勝願當候太陰太陽蝕時預二七日於閑靜處築之乃至畫諸形像而爲供養今既藥法不行所以壇法亦寢況彼經前自云不暇占擇日月吉凶亦不作壇故此廢之非爲過也如請觀音經中本無道場儀式國淸百錄令安佛像南向菩薩像東向斯出智者之神襟耳今經菩薩既須西西則依百錄不便乎所敷置

是所以也蓋諸佛所師所謂法也故置之上微辯迦爲
娑婆之主彌陀爲觀音之師故左右脇菩薩設次叙之
中亦不失其正也倘有方法異形見者當辯其從之問
證驗中既能殄滅一切病苦成就一切事業今或親受
持積年而無所驗者何耶答機有親疎障有輕重機親
者心急加以觀慧機疎者心緩或惟讀誦定業障重不
定障輕機障對論大約則有四類差別經云若誦一徧
如上諸事悉皆遂意者此就機親障輕者言之亦誘進
之辭也若乃機疎障重縱方讀誦便責感應何其謬哉

古語云土性勝水掬壤不可以塞河金性勝木寸刃不可以殘林理必然矣文以滅惡例乎生善亦由宿植深淺對於現機親疎致使休應遲速之異也是知聖無虛授授於可受者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傳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但勤誦書功至自驗何芥蔕於胸臆乎先民有以吉凶禍福在德不在命或曰在命不在德公孫弘謂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文武積德以王天下此在德也劉孝標謂仲由勵節不能息其結纓商臣弑逆盛業光於後嗣此在命也斯皆偏一之見豈謂通方之

說苟迷三世因緣生法又何與夕夾之類而諭春秋之變哉今之人亦有見積德而無驗惟賦命而是聽固執美惡之運周而必復天數定矣詎假念聖人誦神咒爲之後易乎又謂積德在念焉用事行凡厥求福則曰吾禱久矣吁挾邪距正蒙已蔽物末習滋甚其將奈何且陰陽之流示災福之運俾人禳祈以慎咎悔若其天數不可變聖人不能救何故宋景一言法星三徙王讀免刑戮於麾下齊王玄謨性營貨財隸輔國將軍蕭斌麾下大失士心散亡略盡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乃止初將見斬玄謨夢人令念觀世音經千偏當得免既覺念之百遍明日將刑猶念不輟忽聞傳唱停

刑

徐義脫杻械於禁中秦符丕左丞相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念觀音經至夜中杻械自脫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因遂得免遂奔楊佺期以爲洛陽令前志昭然安可不信若言吾禱久矣請以近事驗于感應夫仁義不行好諂斯作人倫尚遠天道奚從至於款附勢權則靡辭折節苟合富貴則無憚足恭由此觀之何禱於人而不禱於佛乎縱是內有實德亦須外假善修何必土梗其身木舌其口然後爲道哉故菩薩之行有緣因焉有了因焉了謂正觀智德之基也緣謂功道福德之本也如是二因譬車輪不可單運鳥翮不可隻飛課法所以

先觀想次禮誦等故兩全矣經云惟須深信不得生疑故因撰錄聊此伸釋頗諸開見終身誦之

義學編序　　　　　　釋仁岳

有引傳燈大珠和尚云捨垢取淨是生死業龐居士云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以此何例輕穢淨土者固未可也且不垢不淨此言即心即佛之義凡稟釋教者孰不知之安以真如平等之談便廢因緣修證之法六住大士尚存分段之生四果眞人亦有變易之死云何殂落未謂泥洹須知菩薩未證妙覺已還皆以

空心徧脩萬行終日觀佛無佛可觀歷劫度生無生可度暫遊於空華淨土權依於幻化彌陀破昨夢之塵勞入化城之地位乃至成佛雖自得冥寂而利他宛然故喻之以明鑑之身現遊戲隨類之像世人弗詢大義惟忻頓悟直入無生而不思永嘉無宿覺云若實無生無不生既豁達而敗空恐莽蕩而招禍此類乎邈中習射不論數歩之間隴西學游溺没洄波之內如斯知識未可參尋

論席解紛　　釋仁岳

空名居士謂無已法師曰竊惟傳記所載始自晉廬山遠公與諸信士結香火之社願生西方乃請社中劉遺民者爲誓文或曰斯乃教門權漸之方便若究觀根極其惟息心達本是正脩行有唐雍州藍田釋法喜專修禪業預知將殁大衆忽聞林北有音樂之聲因以告喜喜曰世間果報久已捨之如何更生樂處乃默而入定須臾樂聲便止喜亦端坐而終又唐京師釋曇倫臨終有問往生何處荅云無盡世界於是寂然而化今詳二師善逝正是泥洹絕境夫何遺身之徒求生淨土以

彼較此一何麤疎願叩兩端用袪未悟法師曰余向者已聞楊公之書謂極樂爲示權誠乎忻猒取捨之說不俟再問方欲連茹引而伸之今蒙致詰如弦得筈豈得不發所言極樂爲權權必對實也請試陳之爲以小乘是權大乘是實耶爲以有法是權無法是實耶若謂小乘是權大乘是實者小乘中曾無一言勸讚往生十方淨土故迦葉云但念空無相無作於菩薩法游戲神通淨佛國土成就衆生心不喜樂若謂有法是權者何但極樂是權至於泥洹皆是權耳故須菩提云若有法勝

於涅槃我說亦復如幻如夢由是言之忻泥洹而厭極樂亦猶逃峰赴壑俱不免於害也又若謂吾不取極樂亦不著泥洹噴然無朕不可擬議若爾則滅後無生何殊外道斷滅之見復有說云吾滅度後十方世界皆是我身何必定生西方極樂若爾則便同聖人曾現色像儻未證謂證大妄語罪其誰當之天台智者云常人聞生即作生解聞無生即作無生解不知生即無生無生即生橫相是非顛他求生淨土幾許誤哉故知法喜不求於樂處曇鸞示歸於無盡斯乃遺情離著之語必非

滅後永寂如空凡夫則循業受生聖人亦隨機利見況法喜滅後降神於弟子曰吾欲露屍山野給施衆生等豈非此身雖謝彼識猶生乎而指爲泥洹絶境者將何以驗之且夫泥洹此翻滅度統括諸教其唯二焉若聲聞泥洹者滅見思煩惱度分段生死證偏空之理理既偏矣空不能有故身去智亡此方便之說也若諸佛泥洹滅無明煩惱度變易生死證中道之理理既中矣非空非有故應化無窮此了義之談也今未審倫喜二師是何泥洹若是偏空未免麤疎若是中道何名絶境今

之學人孰不謂即心是佛觸目皆真寧勞乎轉物同如
亦已乎超毗越釋及乎根其所自核其所歸空空然冥
若夜游寶貪恚之具存何忻厭而不起希富貴如丹陶
顧貧賤如瘡疣於吾善者願欲升之太階於吾惡者恨
不戮之都市凡此之類耻修淨土謂之忻獸者不知其
可也僧傳習禪篇中甚有苦節謹終之者或西務安養
或上忻知足慧貞絕粒以行懺淨土然身以爲燈僧顯
現感於彌陀智瑜明見於兜率莫謂此等皆是習俗靡
疎之人乎廬山遠公稱代之僧寶西域梵衆咸稱漢地

有大乘道士每燒香禮拜輒東嚮稽首豈迷圓頓之教
顧由權漸之門劉雷之徒皆晉世髦傑何詭說而隨之
乎而不知漸門多脉於往生頓教盛稱於淨土佛言讀
誦大乘方等經典善解義趣於第一義心不驚動斯爲
上品往生之業又天親云二乘種人不生極樂華嚴有
願生之説法華有記往之文十方如來出長舌相靡不
稱讚往生彼國彌勒問佛於此世界有幾菩薩生彼佛
國佛言有六十七億不退菩薩一一菩薩已曾供養無
數諸佛次如彌勒者也又佛言末世法滅之後特留無

量壽經百年住世接引衆生以此證之如何芥視往生之人如何蓁塞極樂之路所損至大可不謹乎

乞爲謝安置守冢禁樵採表　胡宿

春秋之記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謂之不朽聖人之制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必見祭至於封表閭墓禁止樵蘇尋所來而寔繁蓋難得而疏舉雖聖賢相去事業有間迹其大指所以褒德旌功而已竊見晉太傅謚文靖公謝安挺生江表忠存王室甫從衡門未襪韋帶已積台輔之譽便繫蒼黔之心及起東山相簡文帝權桓溫九

五之逼破符堅百萬之衆名蓋當世功濟諸華號文武之偉人爲風流之稱首張文規所撰吳興錄稱安墓在長城縣南六十五里初壅建康之梅山爲陳始興王叔陵發其冢裔孫夷吾爲長城令徙於縣南三鴉崗按長城即今長興縣臣昨受詔除岀泰州任到官之日遂移牒本縣訪墳栢所在據大理寺丞知縣事裴大亮狀於縣南萬安鄉三鴉崗訪得安冢緞地十畝有嚇古老相傳謂之謝墓田路去縣與吳興錄所載畧同墓旁社戶十六歲時祭拜舊有叢祠不堪其陋臣量破公省錢委大

充務擬僅處正殿祠堂凡屋二十間工役費錢儀衛從用當時之制然祠基差僻人迹罕至若撫給復之守恐羅樵牧之患昔信陵濁世之公子漢初蒙守冢之給介推霸者之陪隸晉復啟環山之封況如安者高德卓然雖人臣本朝功並前世穆然清風猶在廣物宜獨見鄭丘所肆赦前代忠烈立廟所在莫不申飭長吏嚴加虔奉欲乞聖慈特降宸旨於安冢旁申禁樵採給復 五家以備洒掃守護之役勅州縣官吏歲時祠祭以明聖朝紀元功褒有德之意

上葉學士書　清　李觀

省州學士執事觀生江楚間始數歲竊習其家書見鼂董公孫之對間次科皆所以發天人之秘而彌縫國家之務濟往而肩聯幾百祀雖治亂相繼而與人時有其稱得士之盛者率由是道及稍長鄉先生教以速化之術則謂當今取人一出於辭賦目眹若論如以備數因歷觀場屋得儁者誠皆聱病靡靡之文而已偶有傑之高識之通以祿仕故不敢放其絕足越邪徑而趨大道腐儒愞筆喜幸多矣私心憤疾往往竊吾義士之沸將

惡古道萎絶不能復萌芽至年十六將開禮部恭貢士
之可者賜第於殿廷所得多當世豪俊而執事之五從
貫流行於天下募其本而觀之則將孔政之命豈權利
之變將以富國便人而納之於禮義良今日之急務而
衆賢之所未知者也其辭典而贍其意正而遠洋洋乎
古人之風復歸於筆下覩雖不肯用是感激竊若覺詭
流宕中亦有賢士大夫毅然執戈淵涵辭而遵理道者
重遇主上之明有司之公權致高等是以風四表而發
士心矣自時而後積十餘年游目於書肆則執事之

久乘侍坐於先進聽飽執事遠治聲窍然如望梧桐之宮聽鳳凰之鳴徒知其諧和中律雖雝雝盈耳而雲霧隔之終不克一見其容狀恭意今茲旅食都下而執事方在省局門牆伊邇有請見之路是用上問與居以遂所願昔人有言曰惟賢知賢小人不敢自稱道顧何以當執事之知乎伏念覯草茅匹夫受性不甚辨惟其心志耿耿不忍自溺於流俗為學必欲見根本為文必欲先義理晨夜探劚力盡弗迨而州郡不肯薦鄉黨不見稱年近三十顛穫日甚昨者因謁京師忠賢所萃策試上

私奔走西徼將覬覦其萬一未及弛擔而貢舉已罷矣
羈棲輦轂兩經晦朔親老食盡又當歸寧踽踽而來恓
恓而返士林不鑑其道痛位不知其名背仕進之門而
復入於寒餓之水火此亦烈夫好義所宜惜之也生平
爲文謹擇其二十四篇寫成一册及所著明堂定制圖
一道并序草具其副塵諸左右莅事之暇時賜觀覽足
知覯心之所存焉冒瀆威重伏增慚怖不宣覯再拜

御書閣牌　　葉清臣

眞宗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光宅天下二十有五年

武威夷裔文經覆載禮修樂修刑平政一天地並況震
于珍物乃東登泰山降禪社首西薦汾脽南遊嵩擧典
章人物輝灼方夏飛昇騰實偉邈古今天縱將聖典學
時敏百斤中程七行俱下詳延英俊寢尋經藝披編目
乙照翰胄分帝庸賡歌道啓筌宰聖有謨訓義光簡冊
休于萬機留神小學三元秉煥八象流景丞相臣謂臣
極相與方稚侍從之臣發瑤笈披瓊蘊編第爲集凡三
百卷請從刊摹以傳永久制曰可景祐體天法道欽文
聰武聖神孝德皇帝纘慶基授神統孝善繼志功能昭

前思先皇帝馨德茂烈巍巍郁郁聖言膺漂雲章日麗非書之黃素緇于文錦檢于玉匣蔵在石室則何以比隆六籍昭厥萬祀於是司空社輿地之志職方辯九山之物分道遣使咸錫其副則吳郡之虎丘存焉據姑蘇之右地負乾陽之勝勢叢生萬石崛起平阜講席坦乎千人劍泉礪其百尺松篁總翠煙嵐異色宜有神物舍於寶坊前此守土臣寔臣庚初基尊奉即山而宇寒暑再離風雨無賴景祐四年十月知軍事臣堂始大前構徹故以新奏取郡民絕籍財入縣官者錢一百七十萬

以授工材移通判軍州事臣宋卿經始慮素程工董役肇日短晷訖于駢見更五甲子閣成費竹木章个八百役夫兵手指二十二萬不出帑一金不調一民民不知役而渠屋彌望凡爲巾櫃韞覆之物悉皆稱閣而具疏栭窗碟材理堅緻榰藻文梲光彩眩轉重檐四迴陽景不曜飛陛橫出喬林在下熏廚凝香而爲鼎彝奩含輝而序豁偉哉麗乎茲可以壯虬龍之負載俾靈漢之昭明者已先是永熙宸翰九軸帝書一品瑤軸幌彌歷年所先朝實跡入石冊六十二分輝奎曲并集爲賜今

皇帝飛雲灑翰墨本三十重光祖武開有恩[illegible][illegible]茲落
成金鑑其上三聖繼統昭明游藝居五辰一聯珠連璧
合雖堯文禹律昌作武述何以過此惟堂以蓋濟邇儆
行已從政忠而愛君不以遠邇惟宋卿方嚴肅儉裕民
急吏勤以辦事遂成休績斯書斯閣斯人之賴臣濟臣
嘗爲史官記天子言動持使者符節得按察郡縣覩聖
文臨下之赫與守臣嚴上之恭敢書始事銘於樂石詞
曰天有文華日星地有文秀嵩潢聖有文謨典經粤宋
二宗功邁德隆天律有融我皇定保繩武祖考聿纂精

[illegible]大人繼明三后重英儀鄰宣精香籤寶帙金匱石室四方馳驛吳治長洲上當斗牛其鎮武丘茂林修竹龍蟠虎伏其地惟福直有真文乃聖乃神撫臨其人守臣推忠結宇再重與山比崇猗金簡有字韜于委羽惟道家王藏訂諸蓬渚亶羣玉之山上符冊府天爲大宋是則文化成世無極山斯朽石斯泐飛閣秘譜時爲時億

景祐五年十月七日兩浙諸州水陸計度轉運副使提點市舶司本路勸農使及管勾茶鹽礬稅朝奉郎守太常丞直史館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葉清臣撰

備邊策畧

葉清臣

王商在廷單于不敢仰視郅都臨代匈奴不敢犯邊今內則輔相寡謀綱紀不振外則兵不素練將不素蓄此外寇得以內侮也慶曆初劉六符擬大國之有人藏奸計而未發既見表裏遂肆陸梁只煩一介之使坐致二十萬物永置膏血以奉腥羶此有識之士所以爲國長太息也今詔問北使詣闕以伐西戎爲名而有邀求何以答之若使辯捷之人判其曲直要之一戰以破其謀豈不懼服苟不知咎或肆侵陵方河朔災傷之餘野無

廬舍縱令深入其能久居選擇驍勇過絕歸師設伏出奇邀擊首尾若不就擒亦且大敗矣詔問輔翊之能方面之才與夫帥領偏裨當今孰可以任此者臣以爲不患無人患有人而不能用爾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爲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諳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方面之才嚴重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如田況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達有方畧者莫如孫沔至於帥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

仲淹深練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狄青范全頗能馭衆蔣偕沉毅有術郭張亢倜儻有膽勇劉貽孫材武剛斷王德基純愨勁勇此可補偏裨者也詔諭朔方災傷軍儲缺乏此則三司失計置轉運使不舉職既往固已不咎來者又復不追臣未見其可也比日多以用官職請厚奉或身爲內供奉而有遥刺之給或爲觀察使便占留後之封倖門日開賜予無藝若令有司執守率循舊規庶幾物力亦獲寬弛詔問戰馬之絶如何可使足用臣前在三司嘗陳監牧之弊占良田九萬餘頃

歲費錢百萬緡天閑之數纔三四萬急有征調一不可用今欲不費而馬立辦莫若賦馬於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五路上戶一馬中戶二戶一馬養馬者復其一丁如此則坐致戰馬二十萬匹不爲難矣

姚璹論　余靖

古者天子之立史官也不獨紀歲月遠近辨朝會同異而已矣蓋以王者居億兆之上喜似陽春怒如雷霆予奪生殺無不從也故立史以謹其言動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示後嗣欲其畏後世之名而不敢逸

舉者也竊見兩漢而下有唐制度最爲詳備而史官際罷未臻大中敢試論之唐之修史其術有二武德故事小省之官更直近陛執筆對仗隨而撰錄書之方冊謂之起居注姚璹建議秉鈞之臣討謨便殿嘉猷善經退必編次送之史館謂之時政記於是周官六史之職不復覼縷矣累朝著作之局不復刊修矣璹議既行而起居之官立於外朝仗退之後跡便疏遠雖延英數刻之對聖人有泣辜解網之言應機成務之謀不可得而聞也若非宰臣撰述則軍國政要何由知之繇是而言有

不可者三焉古者帝王不得見當代之史何則史之爲書不隱惡不虛美謂之實錄史而可見則其臣不敢以實書書而不實爲已誣矣實而不諱爲已甚矣不得見史者以此也宰臣監修是使自司其過者也其不可者一也昔者成王尚幼與唐叔戲翦桐葉而與之曰以是封汝明日太史上輿地圖請封唐叔自是成王終身無戲言夫是則史官常在左右也今史臣隨使出入則是用史臣於頃刻之間耳戲言過行尚奚史之畏哉其不可者二也古者大臣不掌注記故董狐得以直筆於晉

南史氏得以執簡於齊設有史官升朝既罷則目不見
帝王之容耳不聞帝王之言近臣奏對孰邪孰正孰誣
孰誠咸莫之辨也用他人注記爲已之筆削夫是則史
官失職莫甚於此其不可者三也語曰使廉士守藏不
如倫鑰之固也使義士分財不如投鉤之平也何則有
情之與無情也夫以虞淵之謀居弼亮之位緝熙庶績
裁成萬機而復代史臣撰述固亦勞矣向使房杜姚宋
擊轂輓而自序策畧人猶疑之脫不幸而有元載盧杞
當其任則安所取信哉太宗文皇帝正觀中所論政體

皆可冠冕古今紛澤王度著在方冊昭昭然者史臣得侍於內朝故也姚璹雖知注記之詳未知先王立史之意一失其源而莫之敢議惜哉

陳聖俞秘書丞制　王安石

勑某爾以賢良應詔朕嘗親冊而秩以京官幕府三年序遷一等此特有司之常法爾豈所以待異能之士哉往其勉之以俟特用可

前鄉貢進士許將大理評事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制　王安石

先帝親策進士於廷而以爾爲第一爾於藝文可謂能矣所以施於政者朕將有所試而觀焉夫士之艱將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徒其厲勉以副衆求可

舉陳樞充錢穀職司狀　王安石

前件官明敏方直有政事之材臣奉使江東時樞爲旌德縣令聽訟鞫獄尤爲精明隨所施設皆有方略

送孫正之序　王安石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

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將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脩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覩今之世圓冠峩如大裾襜如坐而尭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

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慶曆二年閏九月十一日

通州海門興利記　　王安石

余讀豳詩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嗟乎豳之人帥其家人戮力以聽吏吏推其意以相民何其至也夫

喜者非自外至乃其中心固有以然也既嘆其吏之能民又思其君之所以待吏則亦欲善之心出於至誠而已蓋不獨法度有以驅之也以賞罰用天下而先王之俗廢有士於此能以幽之吏自爲而不苟於其民豈非所謂有志者邪以余所聞吳與沈君與宗游門之政可謂有志矣既隄海北七十里以除水患浚大渠川釃取江南以灌義寧等數鄉之田方是時民之墊於海呻吟者相屬君至則寬禁緩求以集流亡少焉誘起之以就功莫不蹶蹶然奮其德而來也由是觀之苟誠愛民

而有以利之雖刻殘窮敝之餘可勉而用也況於力足者乎與宗好學知方竟其學又將有大者焉此可見以盡吾沈君之才抑可以觀其志矣而論者或以一邑之善不足書之今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遺其民而不愧於圖之吏者果多乎不多則予不欲使其無傳也至和元年六月六日臨川王某記

與孫侔書三首　王安石

某頓首辱書具感恩意之厚先人銘固嘗用子固文但事有缺略向時忘與議定又有一事須至別作然不可

以書傳某於子固亦可以忘形迹矣而正之云然則某不敢易亮雖然告正之作一碣立於墓門使先人之名德不泯幸矣子固亦近得書甚安樂云不復來此遂入京恐欲知故及此朱氏事固如足下說而朱祕校乃已入京考於禮蓋亦皆如足下之說但愁痛不能具道此意以質於賢者耳銘事子固不以此罪我兩人者以事有當然者且我兩人與子固豈當相求於形迹閒邪然能不失形迹亦大善惟碣宜速見示也某憂痛愁悴千狀萬端書所不能具以此思足下欲飛去可以言吾心

所欲言者惟正之子固耳思企思企千萬自愛

某辱手筆感媿近亦聞正之喪配未敢即問人生多難

乃至此乎當歸之命耳人情處此豈能無愁但當以理

遣之無自苦為也然此乃某不能自勝者二年之間愁

戚相仍居常忽忽不自聊勉從俗往還其心惟欲閉門

坐臥耳欲往奉見久矣況以書見趣乎親老常多病生

事條迫如坐燒屋之下不可以一日輟而不圖其能遠

來千里之外乎欲足下一至廬陵其當走見矣為十日

之會亦足以晤言矣或潤州亦可也諸侯商論此不復

云矣正之或來潤或廣德不可復以他爲解矣其甚重
去親側若正之難來此亦無所係着但至潤及廣德尤
爲易耳
某到京師已數月求一官以出既未得所欲而一舟爲
火所燔爲生之具略盡所不燔者人而已家人又頗病
人之多不適意豈獨我乎然足下之親愛我良厚其亦
欲知我所以處此之安否也故及此耳知與公蘊游甚
適何時當邂逅以少釋愁苦之心乎且頻以書見及某
自度不能數十日亦當得一官以出但不知何處耳子

尚當已入京不知得及相見於京師否諸不一一丁謂

自愛

答孫少述書　　王安石

少述足下某天稟疏介與時不相值生平所得數人而已兄素固知之置此數人復欲强數指不可詘惟接兄之日淺而相愛深別後焦然如失所憑兄賜問者八九某答卒不過一再而已以爲吾黨之相與情誼何如爾問之密疏不足計也不然今之游交竿牘之使午行於涂豈其於兄顧不能數此月抵眞州明日當舟行撫郡

嘗為朱先生敘字且賡所貺詩以寄元珍六月代去民先受鄭辟為之奈何近日人事可嗟可惟者衆何時見兄論之春暄自重

謝林肇長官啟　　王安石

伏蒙賜損箋先辱存方以出行渠川未嘗得款車騎繼際惘愊敍謝高明敢圖仁人見過加舊申錫詩篇相存有加惟賤且貧尤愚不肖學焉昧道仕則曠官循惟衷之過情處負媿以終日三陽肇歲萬物同春茂惟賢明休有祉福以時自壽良副所瞻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王安石

君諱徇字聖休餘杭人曾祖曰浩祖曰文寶皆仕考曰延遇仕至左侍禁贈官至左驍騎將軍君少孤與其弟祗皆文行知名以布衣教授宗室後中進士第歷宣城縣主簿撫州司法參軍用舉者遷大理寺丞知雅州名山洪州奉新兩縣監海州榷貨務通判池廣兩州乃自尚書屯田員外郎召拜殿中侍御史用磨勘遷侍御史劾奏殿前都指揮使郭承祐恃恩驕慢論宦官雖高不

當坐侍燕而請謁請求者又論不當禀諫官御史風聞言事仁宗皆以爲然君之爲吏也數決疑獄所至稱辨治及是言事又能舉其職方是時爲御史者按舉多不次君素寛裕靜退恥以彈治人得用未幾即稱疾求出乃知安州州大治會卒人追喪車慟哭初驍騎府君監湖州兵遂葬卞山至是君從葬云銘曰有嘉張君質靜寛徐進非所好入用稱譽祿利在前蹲循趨退施一州用智之餘噫其楚矣次有銘書

祭銀青章相公文

擇淨端

維某年月日謚以宇宙爲號明月爲其榮於童公之靈曰了本真性上升安養玉福生臻子孫將相千足萬足

伏惟尚饗

湖州吳山端禪師語錄序　劉謐

禪師諱淨端字明表族姓丘氏本貫湖州歸安人也受法吳山解空院得灋於臨安龍華院齊嶽禪師一衆宗匠頓悟全機解不存玄見量頓脫三千瀘席衆少投機退隱本山自號安閒和尚謚行將赴官南方因入山禮師又有偈贈曰天公不見過秖爲肚皮大奉勸劉宜翁

爲官依此倣言詠玄妙於里中石壁間詩頌頗多皆如寒山拾得之流諦實至理或有可觀師以無礙辨才中傳富於有緣瀸施故序

請端禪師住持長興壽聖禪寺疏　劉誼

壽聖舊非禪刹罕見衲僧吳山久隱作家還同古佛巫下太守願得高人恭惟禪師乃夙悟大乘那拘小節縱橫妙用出處不羈拗破回頭撞翻不托麤言細語皆是上機糲食惡衣惟修密行慣遨遊於城市常笑傲於林泉瀟灑餘清徜徉雅趣留雲虛室七軸蓮經皓月空潭

一聲源父况茲所好立是不佳若也爲人何妨行化衆
心皆喜思作禮於象王十日具牒願皈依於佛子既佛戒請寧假講辭

曾公巖記　　　劉誼

元豐元年冬交人入貢上方擇人處置事乃詔曾公自
廣州移帥桂府二年南方無事民和歲豐公以其餘暇
訪尋桂之山水奇勝處一日率郡僚遊所謂風洞者縱
步而東行得一巖於榛莽間巖之前有石爲之門屈曲
而入則流水橫其下碧乳垂其上周環而視其狀如雕
鐫刻鏤殆出於鬼工而不類於融結者也公於是拂石

求前人之跡則未嘗至者焉乃搆長橋跨中流而渡以
爲遊觀宴休之處且與衆共樂之自是州人士女與夫
四方之人無日而不來其巖遂爲桂林絕觀夫桂之洞
穴最多南而白龍北有石門廻穴據其東隱山障其西
皆唐名流之所嘗遊也觀其詠歌序刻莫不極道其勝
槩而嘆前人之所遺者斯巖之景亦冠絕矣而乃獨遺
之是真可歎也已豈當時忽於尋訪而不見耶將唐人
所謂天作而地設之必得其人而後顯耶余生長東吳
號爲山水窟中如天台鴈蕩最爲奇觀然未有過此者

也邦人樂公之德政而願以曾公名其緩以比甘棠之思余故爲書之且以告後人牧入爲圖經勝事云公名布字子宣其年九月二十六日管勾本路常平前淮山縣丞劉誼記

與陳令舉賢良書　釋契嵩

某啓自湖別雪相過已數月矣別後但眷眷然仲秋時接所示書乃知令舉至官甚善不以遐簡介意公餘揭聰對雲而坐道情淸勝乃下視塵俗超然自樂雖白樂天九江之時何以過之風聞人但景服不暇令舉當

世賢豪更以外物自娛如此其清規素德𥪡絶人遠矣老弊浮雲落葉飄泊尚若不定雖有陪三峽五老之興安得遂之猶遠高論萬冀善保尊履不宣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三